

廣東通志卷二百三

官續錄一秦漢三國

任囂南海尉 趙佗龍州令南海尉以上秦

羅宏 儻尹 冢母俊

楊扶 周啟陳茂

張喬 張磐

夏方 朱雋

蔣晉 孫輔

賈琮 步騰

周乘 孫豹

呂岱俱州屬官 衛颯

費貽 鄧彪

茨充 許荆

喻猛 趙越

樂巴 度尙

李温 胡瑒

周憬 陸康

孟嘗 孔嵩

李肅 黃演

陳稚升俱郡屬官 熊以上俱縣令

區祉 吳展

陸允

虞授 滕修

陶瑣俱州屬官 薛綜 陸凱

鍾離牧 羊衛俱郡屬官

秦

任囂秦南海尉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

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

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

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

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

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史記南越尉佗

列黨能和輯粵衆粵人皆附天下大亂而南海晏

然不被兵革囂之力也黃佐廣東通志

趙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

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

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

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

秦已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漢書

兩粵

謹案趙佗為秦合尉故官績隸之秦不屬於漢及自立為南粵王以後諸事則見前事畧

兩漢

羅宏長沙人元封五年初置交州部刺史察所部郡國治所在蒼梧郡往刺史多以荒遠行部罕通部吏因得恣其貪殘宏為刺史春行冬息徧歷所部咨詢疾苦太守多解綬請罪宏廉實舉發一時貪殘為之斂迹汪森考所至繕葺城社番禺都內西文獻尉佗有南武城其北越王山路井陌連磴相傳為宏所闢云黃志

值尹丹陽人舉孝廉為郎需次京師永平十七年春二月僮耳慕義貢獻其夷詭異生則鑿其頰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繫下垂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絕之垂肩三寸見者詫為異物不敢正視是時甘露頻降枝枝內附公卿百官皆以為祥瑞顯應徵在遠人乃集朝堂稱觴上壽適張純子奮襲武始侯來朝亦與焉尹從奮引見便殿應對合旨顯宗奇尹才美因拜尹僮耳太守尹至郡敷政未久下詔擢為交阯刺史還至珠崖戒勅官吏毋貪珍賂勸諭其民毋鑿面頰以自別於洞俚靡題之俗自是日變建初中以尹能匡俗信民厚加

賞賜遷武陵太守上同

謹案黃佐此傳注云據後漢書風俗通交阯外域記參修考范書張奮傳十年儋耳降附黃志作十七年與范書不同且應對合旨乃張奮事范書無一語及僮尹又檢風俗通亦無僮尹事惟廣韻僮字下引風俗通云僮氏漢有交阯太守僮尹不云丹陽人資治通鑑丹陽僮芝胡三省亦引風俗通與廣韻同芝豈尹之苗裔耶黃佐時謝承後漢書足本風俗通具在其言必有

所本交阯外域記其書久亡不可考矣

揚扶字聖儀會稽烏傷人也黃志交阯刺史有理能

名後漢書揚璇傳洞民有羣入人家奪飲食者其家與之

格鬪黨與畢集因行劫掠督郵往捕反為所傷後

乃益兵始就縛扶謂曰汝第飢爾叱使就粟南海

即吏盡諍以為縱惡不可扶笑遣之行二日盡投

江中聞者大驚有書墟市物泉刀盡失訟諸扶扶

密遣人謂得所遺予媼媼感泣而去黃志

謹案後漢書揚璇傳璇烏傷人扶璇之父

也黃佐注云一作江浦人又曰惠州人為

之謠曰揚聖儀政多奇考江浦當作浦江唐之浦陽縣五代時改為浦江惠州之名

始於宋時後漢安得有浦江縣及惠州府耶故棄而不錄

綦毋俊者會稽上虞人也少涉儒學治左氏春秋
永初中舉孝廉拜左校令出為交阯刺史元初三
年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
俊保障蒼梧乃往戍行所向摧靡功當封賞上書
歸功命使自謂致寇當誅安帝下詔美之其後同
郡虞翻稱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謂此也黃志

謹案唐類函引會稽先賢傳曰綦毋俊為
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
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黃志所據各書
無此數語錄之以資博証

張喬南陽人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
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
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
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
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
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
百官及四府掾屬問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
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之謂喬
前在益州有破虜功可任用即拜喬為交阯刺史
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由是嶺外復平後漢書

周敞汝南人舉孝廉黃志順帝永和九年謹按九為
交阯太守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

史晉書地理志懷柔民夷甚有威惠自鄧讓以七郡歸

附後寇賊時發敞能勞來安集海寇不敢犯境嘗

行部至龍川聞山木響異因伐取其中以為鼓以

下分鼓給桂林郡上分鼓給交阯郡擊一鼓則二

鼓皆鳴儼僚相驚謂有龍潛而密應莫不畏之因

名其山曰龍山敞辟同郡陳茂為別駕從事並有

奇績黃志茂字君因汝南人容止嚴格鬚眉甚偉客

仕蒼梧應劭風俗通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

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

神風即止息後漢書

夏方九江人為交州刺史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

餘人攻燒縣邑煽動九真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

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

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

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

兒式戰死遣九真都尉魏朗破之斬首二千級渠

帥翁屯據日南衆轉強盛延熹三年詔復拜方為

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

相率詣方降後漢書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操行清廉見稱守廬江時

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謝承後漢書延熹五年夏四月

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荆州刺史度尚募諸蠻

夷大破之降者數萬人通鑑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

徵還京師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漢後

尚書度餘黨南走蒼梧時磐為交州刺史擊破之賊

復還入荆州界通鑑復以尚為荆州刺史尚懼為己

負適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於是徵交阯刺史磐

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吏謂磐

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

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

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

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

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

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

免承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請

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

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

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後漢書度尚傳

蔣晉者荆州泉陵人也靈帝時舉孝廉拜尚書郎

後除汝南太守遷交阯刺史入奏事應對不滯拜

尚書黃志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

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

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阯刺

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

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

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

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

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後漢書本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為京兆

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瓊翠羽犀象琦

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

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

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

有司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

賊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

其資業招撫荒散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漢書本傳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

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

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

幽繫之數歲卒

吳書宗

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亭峙岳立非陳蕃黃憲之徒則不交也建安中被徵拜侍御史公車司馬令不畏強禦以是見怨於幸臣出爲交阯刺史上書云南交絕域習于貪濁強宗聚奸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貽毒久矣今爲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黃志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

吳書本傳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潁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

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微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室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滬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播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

平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

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

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

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吳書本傳

孫約會稽人父幸武帝末爲珠崖太守調廣幅布

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於是豹率善人還復

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

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崖太守威政大

行獻命歲至後漢書南蠻傳

費貽健爲人光武聞其賢下詔徵爲合浦太守涖

政清簡民懷其德合浦江山皆以廉名由貽廉故

也一統志大清

衛瓛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備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

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有名

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

則蠲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間邦俗

從化先是含滙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

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乘船名曰

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蠲乃鑿山通

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

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風

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

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

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後漢書

傳史

茨充字子河魏書道元水宛人也舉孝廉爲桂

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桌

頭組著衣民情窳少蠶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

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紵

麻數年之間人頌其利衣履溫煖元和中荊州刺

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

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

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屢潰建武中桂陽

太守茨充教人種桑養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

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東觀漢記今廟食於連州志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也少勵志修孝行仕州

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

僕後爲太尉在位清白永元五年薨於位天子親

臨弔臨後漢書鄧彪旬宣所至聽訟必久坐詳論曲

紅之南所憩有鄧公石始興民於石上建祠報之

喻猛字驥孫諫章人和帝時爲蒼梧太守以清白

志黃

爲治郡人歌之通志

許判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少爲郡吏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彫薄不識學義判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樂嘗

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判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

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後漢書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

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

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後漢書

趙越字彥善河南獲嘉人也以辟舉累遷桂陽太守政有異績遷五官郎將尙書僕射遭憂服闋守

河南尹建寧中卒黃志

謹案黃志此傳注云據水經注今水經注無趙越事黃傳不知所本又續漢書百官

志無五官郎將之名或五官下脫中字然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尙書僕射比六百

石既遷五官中郎將非降責又無爲尙書僕射之理似郎將當爲中郎之譌中郎比六百石

但太守二千石而五官中郎六百石則不得言遷黃傳蓋有脫誤不可考矣

李温者巴郡宕渠人也少與同里馮觀學春秋司馬兵法初舉孝廉爲郡功曹順帝時爲桂陽太守

善折獄好發奸捕伏吏民畏其權數盜賊亦不敢竊發閩郡稱治後觀持節督揚州諸郡討賊温與

帥兵相特角往擊破之因謝病歸卒於家葬與觀聯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潛水暴長郡縣吏

民莫不於水上致祭今所謂馮李也黃志

度尙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

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脩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

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

向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

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縋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適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七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贖忿恚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允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級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後漢書本傳

周憬字君光徐州下邳人也體性敦仁天資篤厚行與閭門名口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

固始相遂拜桂陽時邦城惟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于曲紅壹繇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分流離散爲十二川正阜錯連隔陬壅萬過憬乃貫山鑽石浮沉潛伏千渠萬澗合聚豁澗下迄安甌六瀧作難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唱號慷慨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乃命良吏獎帥壯夫排頽磐石投之瘞口口高填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脈斷硯澁之電波弱陽侯之泗滂繇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區社與邑子故吏蔣臺郭蒼龔維等命工擊石建碑于瀧上勒銘其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魏碑周府君功

胡瑒南陽新野人高祖父著日南太守著生珍駉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帥光武之伯姊也瑒早有辯惠好章句博學修行尤篤孝愛桓帝時舉孝廉累遷桂陽太守修明風政吏民戴之以延熹四年遭母喪去官廬於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頽而梁銘無毀數百年景迹存焉黃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合州郡表其能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草易前徵求民病利曾未喻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尙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宏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塋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槩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後漢書循史傳

陸康字季宇吳郡人也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

李肅察孝廉刺史臧見舉爲茂才除高成令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

後漢書本傳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輿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吳書步騭傳注

孔嵩字仲山

謹按謝書作巨山

南陽人少遊太學與山陽范式爲友後式官至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至新野而

縣選嵩爲導騎連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

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長守於職業

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

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勵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

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

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後漢書范式傳

在郡清白

廉袍糲食如貧賤時

黃志

陳稚升蒼梧太守治尚清靜民化之囹圄恒空陸水釣魚以自適廣西通志

黃演字元長荊州江陵人少有至性父母病輒不飲食病止復故章和中舉孝廉仕番禺令泄政廉

平鎮靜不擾吏民安之黃志

區祉字景賢零陵東安人嘉平中為曲江長以太

守周憬循良遵承典憲宣揚德訓率履不越乃與

邑之故吏龔臺等立神漢桂陽守功勳銘曲江郭

蒼為文立碑龍上黃志

熊口立迹唯仁治歐羊尚書洪氏隸釋曰碑少仕

州郡臨朝饗鄂鄂即孔甫之操以忠孝稱更諸曹

賊曹主記史督郵主簿五官功曹舉孝廉上計掾

興平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壬寅詔書除補桂陽曲

紅長既敦文武為政果達臨化宜惠所去遺績視

事六載鎮南將軍荊州牧侯山陽劉表以為民所

安命還拜綏民校尉領曲紅長復蒞五年政陸上

古流移歸懷穢負而至吏民作誦遭母憂去官隸釋

熊君碑

謹案綏民校尉熊君碑碑首名字皆缺中

有喬字漢舉之文歐陽公遂謂喬為綏民

校尉而洪氏隸釋非之廣東舊志本歐陽

氏之言自黃氏而下莫不以熊喬之名入

職官以其事跡久宦續編釋碑文則由紅長之名竟不可考所謂熊喬者乃由紅長之父也

三國吳

陸允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後為

衛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

城邑交部擾動以允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

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

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宜至誠遣以財幣

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稱頌交

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

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

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薦允曰

允天姿聰朗才通行絮音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

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咸

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沙轉石氣則霧鬱

飛鳥不經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又蓄水民得

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

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懸土負老攜幼甘心

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誓之以

賓帶殊俗賈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
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輶股
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
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
畢修庶績咸熙矣允卒子式嗣

吳書陸凱傳

吳展字士季下邳人篤學慎行爲鄉里所重州舉
孝廉仕至廣州刺史爲政清平著聲南嶠秀才蔡
洪稱其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被徵而去後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儔父也言於刺
史周俊欲其薦展竟不出

黃志

虞授會稽餘姚人也少嗜經史壯負智畧永安中
州郡以文武才幹舉爲奏曹掾歷仕至廣州刺史
軫恤災旱申理幽滯廣民愛之行部所至密擒寇
賊勸相農桑閩境大治三年代去後南土盜發天
紀末復用授爲廣州督居嘗以馬革裹屍自許郭
馬作亂授竟死難人以爲讖云子基右軍司馬孫
球仕至黃門侍郎上

滕修字顯先南陽西鄉人仕吳爲將帥孫皓時代
能曉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
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修夙有威惠爲嶺表所服
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

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修率衆赴難至巴邱而皓
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
守王毅各送印綬以修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
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在南積
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孫舍授平南將軍廣
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舍弟子遜交州刺史

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舍弟子遜交州刺史

陶瑣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瑣

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譚貪暴爲百姓

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

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譚及荀以郡內

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爲其功曹李

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谷又死更

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婁

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昫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

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

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
監軍薛瑒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瑒爲蒼梧太守距

稷戰于分水瑣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瑣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瑣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瑣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瑣領交州爲前部督瑣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瑣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瑣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鎬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瑣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瑣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瑣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尙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瑣遂陷交阯吳因用瑣爲交州刺史瑣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瑣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瑣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瑣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修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瑣南征城旣降允

求復饗瑣不許昺密謀襲瑣事覺收昺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瑣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彘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有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畱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昺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昺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瑣遣將攻之不剋祚躬黎兒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瑣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瑣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瑣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士人請畱瑣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遺瑣息融救瑣歸順瑣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晉滅州郡兵瑣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

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通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很多朋黨相倚負險不實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臣以彪鷲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遺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滅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實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聽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壤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獨其罪覺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言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糧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租者鈞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感恩著於殊俗及

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習書本傳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變旣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征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初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婦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視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

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
 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
 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
 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
 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兒以為髮及臣所見
 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搗殺主
 簿仍見擊逐九真太守儻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
 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
 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
 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
 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
 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
 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隴
 兵弱敵強歲歲與兵諸將厭患去雷自在津小檢
 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
 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
 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
 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組
 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
 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
 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

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
 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通逃之藪若岱不復
 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
 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
 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
 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
 聖思子瑯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吳書本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赤烏五年從郎中補
 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吳書本傳高涼賊率仍督
 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
 揭陽縣賊率會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
 雜綸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
 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與太守羊銜與太常滕允書
 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
 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
 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
 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吳書本傳
 羊銜南陽人受知孫權初為中庶子年二十事太
 子登為賓客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

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諫章楊迪拒
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東乃服之登
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
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
能釋結則謝景究學藝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
私於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淳
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
不爲恪等所喜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言有徵吳書
孫登赤烏二年春爲使者督軍擊魏有功廖式作
亂既平以衛爲桂陽太守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
南郡爲始興郡改衛爲始興太守衛益研政術南
嶠率服藻鑑人物卒無一爽人皆敬之黃志

